

人 間 社 叢 書

留春集

尤 其 著



人 間 出 版 社 發 行

尤其著

留春集

人間出版社發行

簷外蛛絲網落花，
也要留春住。



著者近影

(速寫)

848
354

目次

1	次	目
序		吳易生
記尤某(代序)		陳烟帆
第一輯		
尋夢者		一
憶鵝湖		五
遊子心		八
夜行人		一一
回憶		一四



3 0526 6396 4

95676

第二輯

誕辰	一六
鄉戀	二〇
繁星	二二
筆	二三
愛之朦朧	二五
談鬍子	二九
談驢子	三五
談「五」	三八
薄命的「七」	四一
談「風雅」	四四
入浴	四八

關於書畫展……………五一

關於運動會……………五三

女浴室及其他……………五六

讀書的習慣……………六〇

第三輯

釣……………六三

雨……………七一

咖啡……………七六

春……………八〇

貓，雞，犬……………八三

破鞋……………八六

後記……………九二

序

吳易生

尤其兄出版散文集，要我做序，因為是老友，他的集子又算了人間叢書的一種，所以不能推諉，但是我實在不會說甚麼，只好勉強塞責。

散文的路線，大致可分綺麗，豪放，沖淡三種。綺麗是講求形式的，有時雖也能抓住自然某部份的和諧與美，但往往失於裝飾過度，成為做作了。豪放則近於中年的心情，寫景寫懷，都可發揮，藝術氣氛也濃於綺麗的作品，但這完全要看作者的氣質如何，郁達夫是豪放的人，所以有許多文章很是豪放。沖淡則是綺麗與豪放的昇華了，沒有熱情，但是有溫暖，沒有盈溢，但是有人生的餘裕，沒有急促，但是有淡淡的憂鬱，我以爲與其綺麗，不如豪放，與其豪放，不如沖淡，沖淡乃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晚明以後，都循着這條路線走。所謂雜文，那是另一回事。

尤其的文章，有綺麗，有沖淡，前期多屬綺麗，近來也步上沖淡的道途了。但因為尤其的人是年青的，洋溢的，所以還保有許多天真，也沒有淡淡的憂鬱，大概總是時間的問題罷。

三十三年六月。於蘇州。

記尤其（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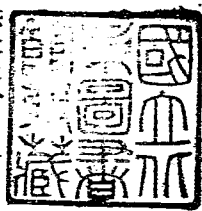
陳烟帆

尤其，我最初認識的寫文章朋友便是他。

那時候，是夏天罷，我在蘇州的美專裏唸書，有一次黃昏的時候，我偶然走過一條沿河的路，看見一個青年人，彷彿在那兒見過似的，仔細一想，才知道他也是在蘇美畫畫的同學。他先招呼了我，他原來便住在那一條沿小河的路上，因為很近，他客氣地拉我進去坐了一會。這時候我仍記不起他叫什麼名字。

其後常常在學校裏碰到，也常到他家裏去。他那時似乎對於寫作的興趣很濃，並且告訴我他在編一本文藝刊物，他家裏的房子很古舊，那種氣氛是屬於前一代的爲官人家的保守與悠閒的。他的父親就喜歡搜集一些書畫古玩，張掛在屋子裏廳上和書房裏的，就盡是些國畫的山水花卉之類和字屏。我以爲他該是畫畫舊國畫，念念線裝書的人物了；豈知他却也弄弄新文學和畫畫西洋畫的呢。

以後他的文字差不多我都看到的，他的爲人是平實而清新的，在文字上所表現的也是如此。對人生的態度其實他仍脫不了那種保守與悠閒，他缺少一種力與跋扈，那



也許被他那古舊的環境所囿有了；他所代表的人物，就是他所久居的城市，蘇州型的，纖麗的，機智的，而又陳舊的；安於一種原有的溫熱的氣氛，而並非頹廢。

與尤其在事變以後會斷了一時的音訊，但不久他又來上海，他也仍舊作畫，作文，不久又去蘇州，住在他那靠小河的路上的古舊的屋子裏，他不曾跟時代的亂動而到別處偏僻的地方去過。於那些過來的許多年間，我認識了他；他還是不曾改變。他在那個時期戀愛，我不曾詳細知道。之後他在上海教書，那也仍是一個並不長的時間，再其後他回蘇州住了一陣，結了婚，過了一年，他有了一個孩子；這一切，他都似乎並非必要而出之很淡的一筆。對於人生，他是並不執着的，只覺得水到渠成罷了。

尤其的文字裏就是那麼的：閒適的，平實，永不燥急，也沒有怒濤和叫囂，但不同於清閒，更不同於頹廢。看他談閩閩瑣事，談身邊，談山水，談那些可懷念的夢，自是一種趣味。

他是我在蘇州那時候第一個認識的能動筆的朋友，於寫文之外，並擅繪畫。現在也是夏天了，我常想起與這位朋友相識地方的滄浪亭一帶的田田的荷葉與蟬聲，那情景使我年青十年。

第三輯 一



清供

尤其攝

尋夢者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

我的心是半酸半甜的，三四年來的流浪，使自己的一切都改變了。……然而我得感謝「病」的賜予，使我從生活的激流裏，偷偷地逃回到這生長我的古城來。家庭的暖氣又溫馨了我底心，然而我憎恨自己的頭腦，再不能如以往的潔白一片了——

西天掛着一抹殘霞，我獨個兒沿着小徑，踏着莎莎落葉，垂着頭，沉鬱地吹着輕微的紫色底口哨。（這一大串的心之歎息啊！）

那邊園子裏矮牆的紅楓，仍是一片胭脂似的紅，（那是曾經紅透過我十八歲的年青底心的楓樹啊！但而今我將再不會爲你動心。）

我忐忑地踏上了冷寂的石橋，悵然的迎風而立，見橋塊杈枒的古樹，更覺得鬱茂了，（這樹是曾經瞧過我無數次笑容的。）池塘內浮滿了茸茸的綠藻，焦黃色的殘荷，枯萎而凌亂，殘缺的斷梗露出在池面，使景色平添幾分蕭寂。（要是有一陣子淅淅瀝瀝的秋雨打在這敗荷上，將更是如何景象？）有一羣鴨子從池子的那邊漸漸地游到橋欄下來了，把浮着綠藻的水面劃了幾條曲線，在石橋下兜了個圈子，又游向後去，（記得四年前，也是天天看見這樣一羣鴨子的，然而如今恐怕都是牠們的兒孫們了，真是太匆促的時間啊！）鴨子游過的地方，綠藻浮成了一個空隙，很清晰地反映着自己蓬鬆着髮底清癯的面影，（這一泓池水在以前是會照過我挺英俊的姿態的。）

四年前的春天，這兒是有着一大羣的好友的足跡的，然而現在他們，早已

像西風裏焦黃的桐葉一樣的凌亂看到處飄零。（好久沒有急雨似的足跡了，太清閑的境地也在嘆息牠的冷落吧？）

假山石上綴滿了黯綠色的古銅色的斑剝底蒼苔，走到一個亭子裏，我習慣地坐在過去所喜愛的石欄上，穆然地聽秋風裏的黃葉，和零落地歸鴉底驚啼，淒冽裏夾着恐怖，一陣子說不出的淒楚，又來蠶蝕我枯萎的心葉了，於是我沉浸於過去的夢中……

一羣好友的面影都從我的記憶裏跳出來，我的眼前現在羅列着許多男的女的年青人，像往昔一樣的在山石下面的迴廊裏閑步着，談笑着，他們似乎在向我招手，（我啊！我驚喜得真要跑過去和他們叙一叙久疏的友情。）

……有一個姑娘的影子在我的靈魂深處呼喊，於是我瞧見個挽着兩條小辮子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的少女在院子裏的古樹旁隱現，她依舊是那麽一副蹣跚跳跳挺高興的樣子，嫣紅的，薄薄底小嘴在向我憨笑。那麽明朗的笑啊，像水百

合花似的嘴，（然而，這是向我傾吐過一大串「美麗底謊」的嘴啊！……）

驀然一陣哀唳的長鳴，把我從記憶裏喚回，於是一切都在暮靄中消逝……

一隻迷途的孤雁，慌忙的正在緊追着殘陽趕着末一程的旅程。（孤雁啊！

你能否帶給我關於那些好友底消息嗎？）

憶
鵝
湖

在我底記憶裏，鵝湖是片美麗的水鄉。牠在有天堂之稱的蘇州城北面，雖祇有短短地三十里，但遲緩的航船，也得搖上這麼半天。

牠的東岸有個三百來戶的市集P鎮。這兒是我世居的故鄉，在那兒有我祖父遺留下來的古老的舊家，在那兒有我歷代先人的祖塋。可是我自小生長在城裏，從來不大回P鎮去，所以故鄉在我的腦中是模糊的一片。事變展開，使我家不得不暫時遷回鄉間去，於是，我得重新溫一下先人的遺夢。在這一過程裏，使我享受了無限的清福，也度了好些時隱者的生涯。雖則我憎恨這大時代

的來臨，但使我又不得不感謝這大時代的賜予。

在沉靜的小鎮上，我領受到一種樸野的趣味，這種趣味，將使我永恆地低徊與留戀。

每天每天，是閑散的度過——在小茶鋪子裏同誠篤的莊稼們閑話桑麻；在覺林寺內和老方丈品茗奕棋；在書室內畫一幅雲林小景。但是，大部份時間還是沉浸在在我所喜愛的鵝湖中：

每一個清晨或是傍晚，一葉舟，一釣竿，一壺酒，一卷詩，把整個身心蕩漾在澄碧浩森的煙波裏。不用槳打，不用櫓搖，一任流水送去，東邊的岸灘好，西邊的港灣也好。

秋天的鵝湖是那末可愛：天是淡藍的，水是淡藍的，銀白底雲絮，銀白底水鷗，風是軟軟的，浪是輕輕的，一兩排衰堤，三四枝殘柳，鎖在溟漠的秋煙裏，蚱蜢般的漁舟，在煙波內出沒；一陣陣漁夫的歌聲，撒網聲，劃破了寧靜

的秋空；小舟過處，時常會驚散了蘆葦裏的一羣鷗鷺。

我喜歡把船繫在小的港灣旁邊，橫臥舟中，靜聆浪花打在船底的聲息；或放眼看天上抒捲的雲彩。這種天籟的韻味，是不可言之於詞的。有時在釣竿上會釣得一條挺大的鯉魚，銀色的魚鱗在秋陽裏閃着耀目的光亮，我私心慶幸着自己得了下酒的佳肴。興來的時候，捧着詩集高聲朗誦，吟到：「前生修得煙波福，穩坐扁舟泛若耶」時，把鬱積的煩悶都消失在農家鼻鼻的炊煙裏了。可是漁人們會驚異我的態度，時常說：「先生，我看你一個人在此唱山歌，搖小船，悶得很，何不到鎮上小茶鋪子裏去打打牌？真有一個樂子呢！」我靜靜地笑了，他們的好意，我是該深深地感謝的，於是我又想起了兩句：「漁夫安識幽人趣，漫問因何詠唐詩？」現在快四年沒有回去了，但是我深深地在祝禱着湖畔漁夫們的健康。

遊 子 心

從秋風裏飄來了一紙薄薄地家書，是老父的筆跡，帶來的是故鄉的消息，家中的近況，並且說母親近來多病，身子很衰弱，時常懷念着她遠遠底兒子，在這將乍寒的季節裏，衣食起居該自己珍重，比不得在家的時候。

讀罷信，抬起含淚地眼睛，凝望陰霾的天空，似乎隱露出一雙慈親憔悴的面容。

「一紙家書抵萬金」，每一個飄零的遊子都會深深地體味着的，看到老父的信，覺得一陣苦澀，於是我又想起了故鄉，想起了家！

三年前蟄居在家園，慈愛地爸媽，天真地弟弟，融洽的度着歡樂的日子；從沒想起離別的痛苦，也沒憶起流浪者的孤獨，八一三的炮聲，使許多人更換了他的環境和命運；於是，我也踏上了飄泊的旅途。

一個沒有家的孩子，兩年來嘗遍了人世的滋味，雖則多看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多聽得從來沒有聽得過的東西，可是社會是污濁，人們是卑鄙，什麼友情熱愛，還不是欺騙虛偽，雖然每個人都帶着和藹的面具，但終究掩不了醜惡的面目；他們決不會關心我的一切，他們決不會有友愛的真心，即使表面上是如何親熱。雖則我是那末年青，可是我早看透了他們的假仁假義，除了自己關心自己以外，祇有遠在故鄉的二老，他們是用全心熱愛着他的兒子的，他們終天在默佑他兒子的平安。可是爸媽啊！我這不孝的兒子，却遠離你倆的膝下，不能晨昏定省，早夕侍奉，使二老度着寂寞的暮年，使二老爲繫念着兒子而憔悴，這都是我孩子的過錯。慈愛地爸媽，我祇有在喧囂的都市，祝禱你們

的健康。爸媽！我願在今晚的深宵夢中，投到你們慈愛的雙親的懷抱裏，重溫一溫兒子幼時的舊夢。

唉！窗外掠空急行的是什麼？不是倦飛的征鳥麼？

夜 行 人

黃昏，獨個兒拖着遲緩沉重的步伐，垂着頭，吹着紫色的，輕微的口哨；打從喧囂的南京路，漸漸的踱向外灘去，街道愈形靜僻，人影也愈形希落了。除了偶而有一輛汽車很滑溜的過去時候，耀目的車燈和輪聲，激動這呆滯的空氣一下，祇聽得見自己重濁的步履。天上有點兒些微的星光，把自己淡淡的影子，長長地斜映在身前。掠過一陣秋風，吹動了自己秋草似的亂髮，不由輕輕的吐出了一句獨白：「秋天了，人家早在夢中吧，寂寞的夜行人哪！」

漸漸地，走到了黃浦江畔，岸旁屹立着兩枝瘦弱的法國梧桐，葉子已大半

焦黃枯萎了，怯弱而零丁的樣子，在等待着嫁給秋風，或是隨着流水——是自
由呢？還是飄泊？

遠眺黑漫漫的江心裏，模糊一片，祇有從軍艦上射出的燈光，把水面的波
紋，劃上了幾條銀蛇，嘹亮的號角，從江風裏帶到了岸上。

靠右面較遠的碼頭上，正有隻待駛的巨輪，聲浪很嘈雜，沒精打采的脚夫
，遲鈍地搬運着東西，有正擬步上征程的旅客，有送客江干的送行者。我想：
裏面也許有年輕的妻子，送她新婚的丈夫吧？裏面也許還有慈母送着她遠行的
兒子吧？我沒有行近碼頭的勇氣，因為我最怕看傷感的惜別。

記得去年的一個晚上，也是在這個碼頭上，我送別過年輕的耕，一年多了
，很少他的音訊，該在遙遠的南國無恙吧？

迎面來了兩個歪斜斜的水兵，嘴裏夢囈似的唱着生硬而斷續的歌曲，歌
聲裏却夾雜着濃烈的威士忌味——忘掉了故國，忘掉了家鄉，也忘掉了自己的

異鄉人，我願你們今夜有一個安眠。

夜更深了，我疲憊的，折回我的寓所之路。

回 憶

「回憶」像靜夜裏飄來的笛聲，輕輕地潛上心頭，不知什麼時候來敲我底心門，不知什麼時候離我而去。

「回憶」又似杯濃重的咖啡，甜味却有着些苦味。

牠帶來當年的歡笑，牠帶來當年的創痕，這一切交織成了「煩惱之網」。因此我怕再「回憶」，我願往事如夏夜裏的流星，消失在溟漠的黑鉛似的天空中。

可是，每當「回憶」來敲我的底心門，我一面猶豫着，一面却讓牠進來了

，於是，我又重墮入煩惱之深淵。

在煩惱之深淵中，我會瞧見明媚的故鄉，可愛的家園，慈祥的爹母，帶着淺笑的小鶯，飄泊在南國的蓉子——於是我又痛苦地咬着下唇，憔悴地，頹喪地把頭兒低垂。

假使「回憶」來時，是個新月瀉着銀色光芒的夜晚，那我又得一夜不得安眠，因此每當深夜，我願上帝賜予我以安靜的睡眠。但有時牠仍會不可預防地，來臨在我的董色之夢中。

在白天，「餘閑」就似張弓，牠時時將「回憶之箭」射入我底心房——於是，牠顯示在煙捲的淡青色的煙霧上，牠出現在花朵的芬芳底氣息裏，有時隱匿在濃郁的杯底的殘滴裏，有時又潛藏在抑鬱的深淵中。於是，隨着煩惱，一齊翻上我底心頭——

可是「回憶」終久是愛我的，甚至較之最愛我的母親更愛。

誕
辰

客裏光陰，本來是極容易把自己的「生日」忘掉的，然而今天却偏偏在無意中看見了日曆，日曆却更偏偏毫不留情的告訴我，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用不着說「讀書不成，學劍不成」的老調，但是蹉跎之感總是有；面對着自己鏡裏的容顏，無聊的望着窗外半禿的法國梧桐，最容易想起的，還是自己的家。

因為每逢自己的「生日」，總是在家裏度過的。我有時果然會忘掉自己的「生日」，然而我的父親，母親，或者家中的任何人，總會代我記起的，尤其

是母親，時常會提醒我：

「其，再過兩天又是你的生日了！」

在以前，因為自己家裏不算太窮，所以每逢自己的「生日」，幾個知好的親友，總是要來吃「壽麵」，這天父母的面上也老是露着笑意，家裏的老媽子們，這一天也是奔進奔出地特別顯得忙碌。在髫齡時候，對於自己「生日」的來臨，也特別來得興奮，因為那天總是穿着簇新的很體面的衣服，長輩們總要拉我過來吻一吻小頰，然後再說一聲：

「乖孩子，今天吃你的壽麵了！」

接着是一一送東西給我：玩具，糖果，真有些目迷五色；總使我張開了小嘴，樂得什麼似的。但是也有一樣，在當時我認為最不「開心」的，就是在那天必定要「吃素」，我記得好幾次爲着這個問題，同母親哭鬧過好幾次，可是媽老是固執的不肯說：

「孩子，吃了素，菩薩會保佑你，易長易大，讀書聰明，並且，將來還會討得個漂漂亮亮的小媳婦兒，乖乖的，別鬧吧，明天買好東西給你……」於是，我笑了，媽也笑了。每年總是這樣哭着過去。

最使我想起的，是十歲的那一年，那時父母爲了「收成」可以比往年好，所以很高興，又受了親友們的慫恿，故而在我誕辰那一天，竟大大地來熱鬧一下。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天氣特別來得明朗，母親把我裝扮得格外飄亮：小袍子，小馬褂，一頂小瓜皮帽上面還有一個血紅的珊瑚帽結……廳上更佈置得紅紅綠綠，充滿着喜氣，親友父執之輩來得很多，飲酒打牌，囂成一片。小孩子是歡喜熱鬧的，我那天特別「跳出跳進」的高興；來賀喜的小朋們，都帶着羨慕的眼光，瞧着我的一舉一動。這真像一幕戲，我就是戲中的主角。不過，事到今日，我還認爲那天是我此生最快樂的一日。

但是，這一天仍然有件不高興的事，就是依舊得「吃素」，因爲這家中

還請了許多羽士爲我「禮斗」，據說如此可以消除我命中的災厄，所以「吃素」也該特別認真，可是我眼見得人家吃得很高興的時候，心中就老大一個不高興，那天我有的是錢，於是就叫丫頭阿妹去買了兩毛錢的肉鬆，她年紀小，不懂什麼，就替我買來了，於是我就背地裏大嚼起來，最可笑的，老媽子拖我去拜佛的時候，不但滿嘴塞着肉鬆，並且兩隻小手中還藏着兩把呢。

十歲的誕辰過去，二十歲的誕辰也在「八一三」的烽火裏過去了，年齡驅走了我的天真，我不再是孩子，我懂得了「人情世故」，學會了「憂吻傷時」。去年今日，自己躺在病榻上，一肚子愁緒，祇換了首舊詩，現在祇記着結句是：

「男兒未遂長風志，

猶在人前說可憐！」

沒有香燭沒有壽麵的誕辰之日，就把這篇文章，算我今日誕辰的紀念吧。

鄉 戀

任憑着頻年的戰禍，在迫害我的家鄉；任憑着不斷的戶蠹，在啃噬我的故居；但是，羈鳥總依戀着舊日的林巢。

我沿着迂迴的泥徑，悵望着無涯的隴畝，與似曾相識的板橋，殘堤，茅舍——我的心是苦澀的。縱然說：我這雙破舊的皮鞋，又重踐在我夢魂眷戀的鄉土了。

可是在阡陌間來迎接我的，不再是行着零丁纖足的母親，而是我的妻跟我的纔周歲的梅兒，遠遠的看到梅兒用着他稚嫩的小手，在向我費力的招手之間。

，使我傾刻間感到一種生滅的無常。

回到了故居，我淒愴地蹣跚在中庭，珍惜的撫摸着每一扇衰朽的門扇；我的感覺是像一個稚年之孫，依在祖父的懷裏，拈弄着一根根銀白的鬚鬚。

空蕩蕩的廢居，如今祇有蔓草與蛛網，肯與牠爲伍了，我真想問一問牆外幾顆高年的柳樹，上兩代人在這裏喧囂的境況。

在狹隘的小街上，我遇着了策杖而過的老族長，他是每天在希冀着我「錦衣榮歸」的，然而我這三年未歸的孩子，仍然沒有一句話，可以眩耀於長者之前的，祇有忍着感激的淚水，低澀的叫一聲：「公公，我依然如舊的歸來了。」

所以清明那天的春祭，我祇有跑到供着列祖列宗的祠堂裏，默默的長跪着，懺悔我的「不肖」。

繁 星

晚，涼雨纔過，庭院裏飄拂着古七月的夜風。

短褐葵扇，閒適地倚在籐椅裏，悵望冥藍的蒼穹，跟閃隱着點點的星星。花壇上幾盆纖巧的珠聯花，孕育着適纔天賜恩寵的雨珠，在盈盈地顫動着。階下有些輕微的雜碎的蟲聲，從腳底下透來一陣新寒的沁涼。我讓一縷飄忽的，無限的閑思，遠寄在遼遠的天邊。

……天際間突的劃過一條疾馳的流星之光，肩上却又承受着桐葉一片。

筆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美人，所以我沒有寶劍，更沒有紅粉。我所有的，祇有許多不值得誇耀的筆而已。

羅列在筆架上的，或是傾放在筆筒裏的，要是把牠捆起來，委實可以像一扎小型的硬柴。

微禿的毛筆，扁頭而細長的油畫筆，假□□的自來水筆，六個B字的維納司鉛筆，——不論牠們來自不同的國籍，來自不同的春秋，然而牠們現在是互相緊密的依偎在一處，是弟兄，也是同志。因為牠們都願意幫我畫成一張張的畫，或是寫成一篇篇的文章。故而，牠們都是我頂知慚的朋友——從過去到現在。

在，更從現在到永遠。

從我開始寫第一頁的「潤紅紙」起始，直到現在我能夠像像樣樣的寫幾個字的時候，我不知麻煩了多少枝「我的朋友」，從開始畫第一條的「輪廓線」起始，直到現在能夠舒舒服服的畫兩筆畫的時候，我不知又麻煩了多少枝「我的朋友」。

在這久長的友誼裏，我却不斷的虐待牠們，迫害牠們，我焦慮的時候，會苦苦地啃噬「我的朋友」，憤怒的時候，會恨恨地擲擊「我的朋友」。我實在是一個背恩負義的人。

但是，牠們決不怨尤或咀咒，當年老的「哥哥」走得疲乏的時候，就把無盡的旅程，囑付了牠的弟弟，依然是綿續的淌着汗水流成的墨瀋，想幫助我寫成篇驚世的奇文，或是賴永生的名畫。然而，我沒有，沒有一篇或是一幀。

「朋友」果然尚肯大度的寬容我，但是，我不能再寬容我自己？

愛之朦朧

我又將輕輕地踏上旅程了，真如我輕輕地歸來。

我該後悔這一次的回鄉；雖然在我飄泊得無所依時會懷念着：「古黝色城牆上斑剝的蒼苔，曾有着自己手摺的紙船航行過的小溪，庭心中手植的芙蓉——跟你那流着聖潔之光輝的眸子。」

可是，現在我的心却朦朧着層網，那網是你用白晳的茱萸，把煩惱的絲織成的。

我憎恨自己再不能是一個跳着跑着嬉笑着的孩子，要不然，在重慶這故鄉

的新年，我一定像以往一樣地喜悅的，高興的。

在這一個孩子們跳着跑着的嬉笑着的新年，牠再不能贈給我喜悅的高興的心。牠祇慷慨地送給我許多痛苦與煩惱的果子，但那果子却盛在絢爛底春天的筐子裏，牠似乎陰毒地笑着說：「這是我新歲的禮品。」

我祇能默默地接受那筐果子——雖然這惡意的賜予在我是永遠不能感激的。然而我却畢竟還含着盈盈欲滴的淚珠，揀起一顆顆果子，吮嘗着苦的，澀的，酸的味兒——聰明的，你總該知道這滋味是並不好嚐的。

偉大的時間，把一串串日子重疊地劃在額上，我撫着額上更深的皺痕，一面惋惜着自己儘餘的青春，一面不由不驚異這太快的日子。——卽就把我離鄉的那個晚上說，不就是像昨天一樣地顯在眼前麼，你大概總記得那是昏沉得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夜晚，飄着含有望息味底鬱人的風。我輕悄地伴送着你回家，在你家門口我們依戀着不忍分手，黝暗的陋巷裏，我們是緊緊地擁抱着，

那時你淒苦地叮嚀說：「願你永遠的不要使我失望。」

但是，親愛的，我想你那牆外那顆鬱茂的古槐，會是我們頂好的證人。我想，我該直率的說：我們不能不否認我們的「愛情的蒼白」。

雖然，現在我們依舊像過去一樣的相聚在一處，談着笑着。而且你出落得更美，更愛嬌。但是我底心是多麼地沉重，因為當你注視着我的時候，我再不能找到你那雙閃耀着聖潔的，光輝的，靈活的眸子了。我淒傷着梅斐司特帶走了你以往的無邪底天真，漸漸地，一種「世俗的虛榮」，滲入了你無瑕的頭腦，我不得不悲歎着我們愈走愈遠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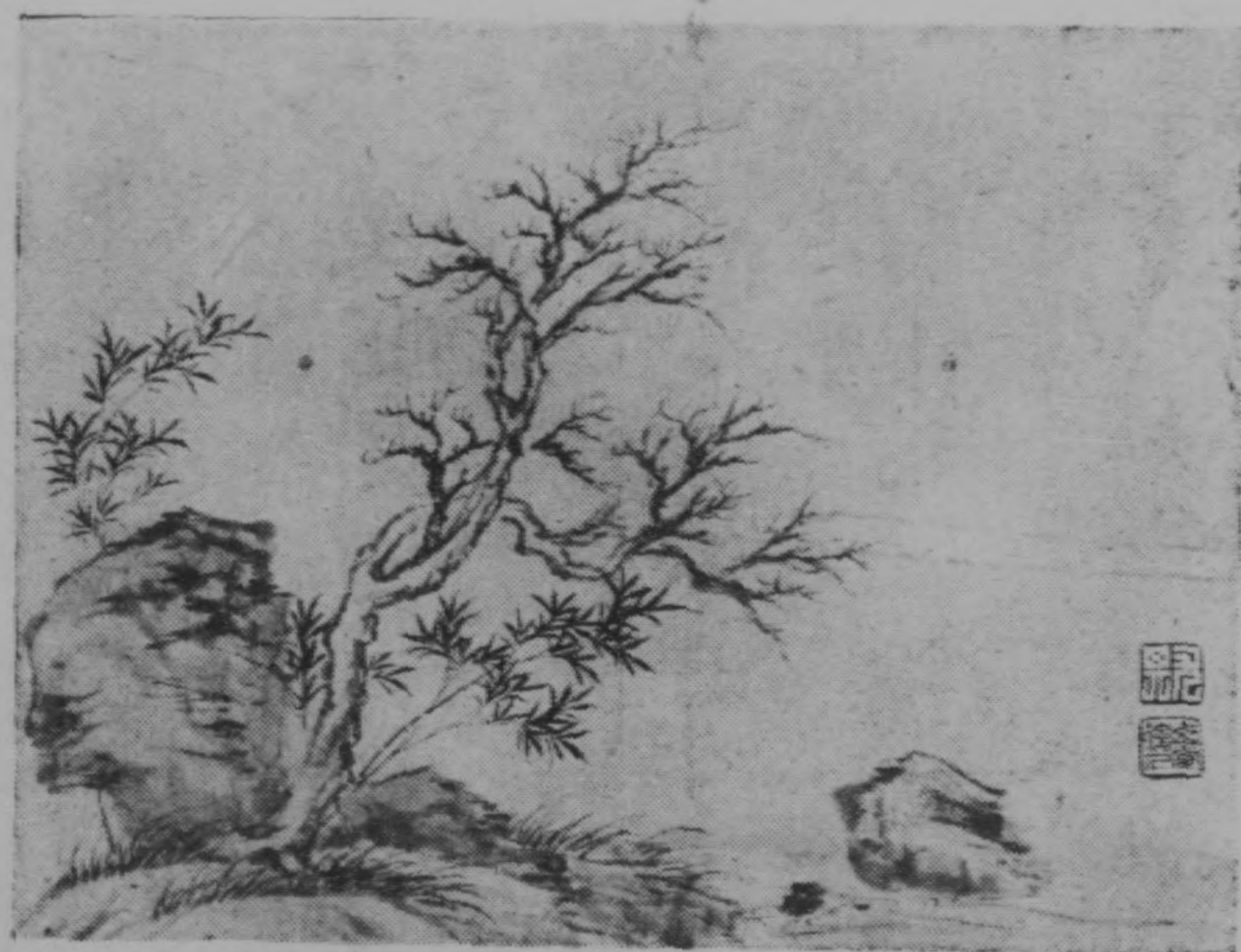
你也許在奇怪我大量的喝酒，不是嗎？每當我一連舉起跳躍着泡沫的金黃色的啤酒杯，說一聲：「來！再乾這一杯吧。」妳的小嘴驚異的微噙着，你也許真以為我變作了酗酒滋事的酒徒。可是，天知道，我依然是一個涓滴不飲的青年，但是，我怎能禁住我心頭一陣陣隱隱地痛楚。於是我祇有夢想着用酒來

膠合我這破碎的心，雖則我明知道金黃色的啤酒，祇能化作我眼眶裏的無數清淚罷了。可是，我要沉醉，我要遺忘，我想用朦朧的醉眼來發現我像過去一樣眷戀着的姑娘。

我發覺我們之間，有着一座深厚的牆壁，在這座牆上，不但找不到一窗開闔的門戶，並且可憐得連一扇小窗也沒有發現。於是，我這笨拙的泥匠祇會永恆地躑躅在這堅實的牆腳。聰明的！你也許早已知道這牆是什麼？

可是，我不能讓你用自己的手來毀滅自己，我有一個願望，希冀着你的眸子仍能閃耀着聖潔的光輝。

三輯 二 第三



作其九

石竹木古

談 鬍 子

生平最遺憾的，便是自己的鬍子了。

幼時，當自己的面孔，給一個叫「公公」或者「老伯伯」的握住，強要聞一個「香」時，我能夠溜跑，總是要設法溜跑的。因為「聞香」這會事，在長者們看來似乎是「親壪」，然在孩子的心裏，却永遠是沒有好感的。——除了那種難聞的口臭以外，還有最可厭的生硬的鬍子，刺在臉上像毛刷。因此，在那時候，當長者們一有這種「親壪」的表示，或這表示將在發動時，我便很機警的溜走了。然而，說實話，有時我也會裝出最高興的樣子去接受這種刺痛，

但這却必定要在長者們手裏拿着糖果，或者他說：「乖乖的，給我聞一個香，停一會買一輛小汽車給你」的時候，現在想來當然僅不過是一種「物質的引誘」，這種忍受正如那年輕姑娘們嫁給個老頭子一樣。不過她們所需要的物質比我更現實一點而已。記得在小學國文課上讀楚霸王的故事，當時不知世故，總是很懷疑虞姬和項王怎樣會睡在一起的。因為據說霸王是個濃髯繞頰的人。

年事漸長，我的唇頰間也春風淺草然了，這本不失為「美」，可是此時自己還是個中學生，似乎不宜有那種「淺草美」，於是就買了一副剃刀來。然自此之後，竟更蓬蓬勃勃，由柔而剛，而濃，而密，漸至不可收拾了。三天不到，口唇周圍就成了一圈「灰色的環境」。瞧同年的人，似乎都比我稀薄一些，鬍子的濃黑，無形地使人蒼老起來，此時自己只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孩子，然而看上去竟有二十開外的樣子了。因此我又憎恨鬍子破壞了我底年青。

故鬍子之與我，好感實少。雖然據普通俗語說：「嘴上無毛，說話不牢」

，一個留着鬍子上了些年紀的人，說話總覺得「老成持重」點，儀表上也較「嚴肅相」。聽說一般年輕醫士，大部喜歡留「尊髯」，他們的目的，也是要使病人看他的「嚴肅相」之後，而引起一種「信仰」心。所以實在說起來，鬍子並不是壞東西，在某種地方，也是有他的用場的。

古今中外，留髯者代不絕書，在中國過去的士大夫階級，除年青天折者外，有髯者十有八九。其中所熟知者當推關夫子：「長髯飄動，披拂過腹」，實在是「美髯」的典型，歐洲也有不算少數的留髯名人，若文豪屠格涅夫，蕭伯納，托爾斯泰，畫家達文西等，他們的鬍子都是使人可羨的，不過我自幼對長髯有好感的人物却是「聖誕老人」。我當時讀完一本有關於他的故事的童話集之後，竟有三個晚上夢着他老人家在一起。還有使我時時引起遙思的，是十年前遊西湖時，月下老人祠所見的月下老人，雙目微闔，銀髯過腹，似乎在默笑世人爲戀愛而苦痛的樣子。然而仔細想想，這種鬍子之「美」，實在是美於

「長」，事實上現在長鬍子很少看見了，這又當別論。

我每當靜夜不寐，默想許多有鬍子的大人物的過去，總覺得所以引起人們頌敬的原由，實在是因為聯想到每個人的一生事業的關係，至於鬍子的本身，實在是「小焉者」的。記得有一天在門前看見一個滿臉長着絡腮鬍子的清道夫，疲憊的推着一輛滿滿的垃圾車，汗流氣喘，鼻涕口涎都掛在鬍子上，從他焦黃而枯槁的面上看來，除對於他牛馬似的生活寄予同情外，我永遠起不起一點「頌敬」的情緒。這就可以證明鬍子的作用了。

近數年來，我的鬍子之爲患更速，更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自己又一向習於疏懶，不大歡喜修剃，因此憎恨之心也與日俱增，不知我年歲的人看來，也許會錯認我是中年人。雖然也許因此又會覺得較同年齡的莊重或嚴肅，然而天知道的，我還不夠使人感覺到「嚴肅」的年齡，便要將這種「嚴肅」裝在自己的臉上，實在是件尷尬的事。同時妻也不愛我有鬍子，據說在

「那個」時候的感覺，實在不大舒服。

爲一勞永逸計，也曾試驗過脫毛藥之類，但效力之微，實在是當初見那藥品廣告時所夢想不到的。我又向許多研究醫學的朋友們請教過，據他們的意見是因爲內分泌旺盛，生殖腺發達之故，完全是一種生理現象，無適當方法。毛髮重的人，「性慾」或較普通人「亢進」。我覺得這幾句話頗有理由，蘇州也有句俗語叫「騷阿鬍子」，可爲引證。並且偶爾見江湖術士之流，爲人「相面」時，達到中年無鬚或極稀薄者（俗稱太監臉），定稱「子息必稀」，十有八驗。其實即醫學上所說的內分泌不旺盛，生殖線較衰弱之理。根據此論，鬍子多實在是件福氣事。

我固非「阿鬍子」之流，然鬍子確較旁人濃密。因此朋友們時常恭賀我多子多孫，聆聞之下，亦喜亦懼，喜者：「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懼者：C.E.B. 不夠充分，加重負擔，遺累無窮。

縱然說有鬍子是件福氣事，然而究竟仍是年青人的威脅。我雖然並不想演什麼羅曼司，可是不便利，不衛生，並且黑而硬的感覺，於視覺及觸覺上，都感受到極度的不舒適；因此近來常將鬍子連根拔去，雖當時似乎有些痛苦，然而現在却從習慣裏成了自然，並且最大佳處，就是生長的速度降低，大約一次的鑷拔，至少可保持一句的安穩。而且長出來的鬍子，也較細軟柔嫩，平涯淺草，很有憚南田的畫意。

信筆至此，不覺已費了幾張稿紙，順手摸一摸「下顎」，又有三兩莖微髭，透露到迷漫火藥味的人間了。

談 驢 子

河岸的那面是一月磨坊，每天進出，從它的後窗望進去，祇能看見一片黝黑，和一種難聞的氣息而已，所以這許多年來我是從來不曾留心過它。然而我的經驗告訴我，這裏面一定有一隻「驢子」。

前年冬天，老母病逝，心神非常不寧，睡在牀上，有時因為耐不住煩燥，便常忍着寒氣披衣而起，在我的一方丈大小的庭前闊步一會，偶或開了前門，看看四週街巷：這時一切都是靜的，祇有對岸的那月磨坊，倒有些暗黃色的亮光，濃白的水蒸氣一陣陣從窗口衝出，給夜風一捲，就飄飄渺渺的消失在黑鉛

色的暗空裏，而同時一種「轆轤」的磨子轉動聲，很有規律的打破了這寒夜的靜寂；並且每間隔一二分鐘，就有一聲嘶啞的長鳴，起初這聲音很高亢，似乎有不甘示弱的成份，然而漸漸由高而低，到結尾就祇有幾陣急促而低沉的喘息了。——這就是我從來未曾目見的那隻驢子的歎息。

那時我無意中就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自己幾乎也彷彿是那匹驢子，驢子的歎息，也正就像自己的嘆息。在過去幾年裏，我就像那隻驢子一樣地走着自己不願走的「路」。生活就是驢主人的鞭子，即使起初怎樣倔強，不消挨幾下鞭兒，又祇能低着頭，呻吟着走牠所指定的「路」了。驢子當着主人的面還能有些長鳴，而我身處這混濁的社會裏，即使撕破了喉嚨，除了有人笑你傻外，誰也不會來關心你的訴苦。驢子的石磨，真就如人的「環境」，假如你沒有超越的本領，那末就祇能永遠的跟着石磨似的「環境」轉着，轉着。於是我就頗為同情於驢子的命運。

驢子何以如此的不幸，據我想：第一就是牠的太蠢，太忠厚。不懂得奉迎，不懂得獻媚，狗看見主人會搖尾巴，所以狗就有鮮美的牛肉飯，可口的雞蛋糕吃。驢子雖然吃盡了辛苦，任勞任怨，但無奉迎之術，也就活該吃苦一輩子。

再從「黔之驢」一文看來，驢子未免太趨於「誇大狂」，自以爲「龐然大物」，全不知道多充實些自己的力量，反而驕氣凌人，跑啊，跳啊，長鳴啊，結果是給老虎看出「技至於斯矣」，而果腹了。

由以上兩點說起來，驢子的失敗在太忠厚，太自傲。所以牠永遠祇能爲人類服役，一直到筋疲力盡，倒地爲止。即使牠一生也有最快樂的時候，也祇有在「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的時候，看看江山雪霽時的景緻而已。然而牠終究還是在詩人的跨下。

談「五」

中國的字，實在很奇妙，往往有很多的意思，却包括在一個字裏面，決不是單憑字面的一個明顯的解釋爲解釋。

昨天，看見伊馬兄的一篇『關於「三」』的文章，覺得非常有趣，因此，我却又想到了一個「五」字。

「五」字實在是一個好字眼，牠不但富於濃厚的富貴氣，並且含有「完整的美」的。

結婚時喜幛上常用的「五世其昌」四個金字，就是一個明證，其實「六世

其昌」當屬更佳，但是偏偏要一個「五」字。

祝頌人家「五子登科」，雖是封建時代的渣滓，可是祇要被祝賀的人不是白癡，我想決不會討厭吧，雖則一個人不一定有了五個兒子纔是福氣，事實上也許因五個孩子的負擔，反而累得他透不過氣來，但是被祝頌的人，決不認為是惡意的。

「五福三多」這一句也是常見的，好像非滿五福，尙不是有福也。鄉下人每年所憧憬的，也僅僅是「五穀豐登」這一句話而已。還有「五路財神」，也是想發財的朋友，常常希望見面而終於不能會面的朋友。其他，如「梅開五福」，「五彩祥雲」，「五魁」之類，均是好字眼。

至於我又說他含着「完整的美」也是有原因的：

例如，往往聽到稱贊有學問的人，必曰「學富五車」，事實上，我們當然明白，決不是被譽者，真真的恰好讀過五車書，僅不過稱譽其學問之豐富，也

即是完整的，多方面的而已。

再說，形容一處美麗的景物，時常說「五光十色」，而不曰有某某等光或某某等色者，蓋卽包羅一切也。

事實的玄秘，也往往喜用「五花八門」這一句來比喻，或是說如墮「五里霧中」，我想十里霧，當更屬神秘莫測，然而字面上這個「五」字，似乎比「十」字有來得更完整的感覺。

天下之大，曰「五湖四海」，氣候之佳，曰「五風十雨」，都足以顯示五的完整性，因此連販賣茴香豆或茶葉蛋的小販，爲形容其蛋或豆的香味完整起見，也用「五香豆」或「五香茶葉蛋」來號召了。

我的學識很淺，不能引經據典，把「五」作一下學術上的考證，僅就自己常見聞的幾句，隨便寫下，幸勿笑我淺薄也。

薄命的「七」

前幾天寫了篇「五」字，覺得興猶未盡，于是又想到這個「七」字來與諸位姑妄談談。

「七」這個字，一般人以為是含有相巧的意思，故有「七巧」之稱，其實若能細細體味一下，我總覺得有些薄命之感。

若是對這「七」字稍稍的相一下面，你或許會感到牠有些瘦怯怯的畸零人的樣子。要是與「五」字相較，則「七」字似一個無依的年輕嫠婦，「五」則像一個一品的誥命夫人。

第一使人想到的，是喪事人家的「七七」，死了人是最悲痛也沒有的，而偏偏還要擇定了七個「七」，大大的嚎啕一番，你想喪氣不喪氣？

舊禮教時代的女人真苦楚，時常可給翁姑或丈夫藉口「七出之條」的理由，堂堂正正的叫她「滾她媽的蛋」，你想，這不是恰巧的嗎？女子可出的條件，偏偏是不多不少的「七」條。

曹子建站在曹丕面前苦吟着：「羹豉燃豉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這一首千古同哀的名詩，誰都知道是他走到第「七」步吟成的不朽之作。此外，曹植還同王粲張載等做過大批的喪氣詩，曰「七哀詩」。

再如，我們這班喜歡舞文弄墨的人，正當所謂「烟士披里純」來的時候，文思泉湧，筆底颼颼的得意當兒，恰巧你的太太跑過來向你「米啊！油啊！」的，訴不盡的開門「七」件事，此時的足下，感想如何？生活的主要物質，恰湊成「七」樣，向你不斷的威脅，豈非天命哉？

牛郎織女這一段「七夕」的神話，幾乎婦孺皆知了，然而我們請試想這究竟是一齣喜劇呢？還是齣悲劇？請想：一年一度，又須憑着喜鵲的幫忙，才能略訴離衷，然而轉瞬之間，又得「明年會」，「碧海青天夜夜心」，這種仙人，你要做不要做？

最後，還想起一句蘇州人的俗語，凡是一件看不順眼的事件或東西，必定輕綿綿地說一聲：『阿要「七勿老牽」啊！』

你想，這個「七」字，不是真有些「薄命之感」嗎？

談「風雅」

如果有人在你的姓名上加上一個「風雅之士」的頭銜，我想你總不會覺得討厭吧？反之，在你單純的意念中，也許以為自己的確是個「雅人」了。因此，在現社會中就充滿着那末多的「雅人」。

年已古稀的「詩翁」，強與豈意稍頭的校書匹配，據說這是「雅人」的名士風流，於是「詩乎！詞乎！」的來了一大堆珠璣妙文，歌頌這白髮紅顏的「風雅」。

有一位畫家，曾穿着簇新的狐皮袍子，和一雙皮鞋，毫不猶豫地睡到牀上

擁被高臥，據說這也「雅人」的特色。因此無數效顰「風雅」的人們，變本加厲，三年不洗澡，半載不換襯衣，以爲這樣纔是夢見古人，這樣纔可以稱爲「風雅」。

據說，風雅之士，大都是能夠飲酒的，於是許多想做「雅人」的，就併命的喝起酒來，並且喝必酩酊，然後再來一個「使酒罵坐」，或是「狂歌當哭」，算作華筵的尾聲。於是四座佳賓都會說這纔是真正的名士，因爲他們想起了焦遂，又想起了彌衡。

有一位能夠寫「芙蓉其面，柳葉其眉」的肉麻文人，同豆腐西施淫奔之後，同行的文友寫了許多恭維的文章，竟與司馬相如及卓文君相並論了。

「雅人」多喜晏起的，日長三竿，纔疲憊的微睜雙目，瞧一瞧室外的太陽，要是偶或又想到高臥隆中的諸葛亮，他們也就吟起：「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佳句來。他們也許會想到即使是皇帝，也要五更上朝，這種幸福，連

貴爲天子者也享受不到，何幸而自己身爲「雅士」，能得到超過帝王的享受。

此外還聽說「雅人」是頂怕談起「錢」的。在他們的心目中，「錢」是最不「風雅」的，偶然看見「生意人」，必定拂袖而避之，因爲商人就是「市僧」，市僧豈能混入「風雅」人的士林呢？

「雅人」的「雅事」很多，一時訴說不盡，以上云，也不過是十之一，總之，那一類的人可以借「風雅」來發洩性慾，可以借「風雅」來傳染病菌，可以借「風雅」來做個酒囊飯袋，可以借「風雅」來逃避爲人的責任。

自然，「風雅」本不是件壞事，真能懂得「風雅」的人，原是可取的。然而所惜者，世上所有的「風雅之士」都是些僞風雅者——他們十之九都是借着「風雅」的錦衣，來蒙蔽他們混身的罪惡，他們何嘗夢見古人，他們祇學了些皮毛而已。

固然，昔姜尚釣於渭濱，孔明隱於隆中，都是事實，但他們却不敢浪費時

日，反之，倒靠了山林的靜謐，專心研討學術，以爲一旦出仕之用，我敢武斷的說，他們決不想終老林泉，所謂「藏器待時」，正是他們真正的期望。如果我們祇學名士的隱逸，而忘了致力於學術的尋求，那末不單是消耗一己的生命，並且是社會的贅疣。

入 浴

幾個月沒有沐浴，妻對我很表示「遺憾」了。

然而這不是我的懶惰或是不懂得衛生。因為即使是小學生亦懂得沐浴對於身體是大有裨益的，何況我尚忝爲「讀書人」之列。

現在不妨就一談我之所以不大喜歡入浴的原因吧：我的身體自幼即養成在洋盆內洗澡的習慣，要是入了「大池」，呼吸頓時便要迫促起來，記得小時候，曾有一次昏厥在「大池」內，自此以後，對於「大池」便視如畏途了。

但也因此所化費的，則至少要較「大池」增出一倍多來，在理髮一次動輒

數十元之今日，我儕「窮措大」，實有不勝負擔之感。然而一般人有一種極可笑的理解；以爲洗「洋盆」的比人「大池」來得「上等人」一點。故而「洋盆」間，似乎非「貴」一些，不足以示「上等人」之身價了。

其實所謂「上等人」也者，頗有語病，我們不論他是「大池」或「洋盆」，大家都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人有五官四肢，我亦有四肢五官，所謂「上等人」，「下流人」，實在不是在浴室內可以分得出的，其兩者的標準，還是根據留在休憩室內衣服袋裏的法幣而矣。故實際上應稱爲「有錢人」或「無錢人」。但是「有錢者流」，就根據這謬誤見解，不管自己的舉動，是否比下流人還下流，却自以爲「上等人」了。我以一窮小子，而硬充「上等人」，其不幸也宜矣。

而且恰巧我住的城中，有洋盆浴室的，祇有兩家。（其中一家還祇有兩隻洋盆），因此生涯鼎盛。主顧們大都是達官貴人，富腹巨賈，門前總是不斷的

「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樣子。有時我偶然進去入浴一次，置身於「名公巨卿」之間，情緒上的窒息，不亞於「大池」內的空氣。茶房之蔑視，固不待言，這些「名公」身畔衛士的那種囂張之氣，亦是令人難受。有時取出身邊的手鎗，扳開了「保險」，任意撫弄在我脫光了身體之旁，要是一不小心，走起「火」來，我想一定會更無「留難」了。我的那件藍布大褂，懸在滿扣着勳章的軍服及純毛貨的西裝或長衫之間，也覺得寒酸不堪，因為這樣，所以我對於洗浴這一會事，就漸漸地淡了下去。

此後要是時常想洗浴的話，我想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趕快去想法發財或做官；二，是準備隨時昏厥在「大池」內，否則，那末祇能永遠地讓妻子「遺憾」下去了。

關於書畫展

近幾年來，祇要稍微注意些展覽會的，似乎覺得藏展之類，不在少數，即以蘇申兩地而言：「××堂藏展」，「××古今書畫展」之類的布幅，時常可以看得見，雖不稱「漪歟盛哉」，然亦屬「屢見不鮮」。因此私衷時常認為非常的欣慰，我時常這樣胡想：在這一個人你要我命，我要你命的時代裏，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文化，古蹟，名畫等擺着空前浩劫的時候，偏偏這古老的中國的許多古畫名器，都好像珍藏得很「得法」的樣子，以致雖在今日，尚能睹無數的先賢遺墨，古人手澤，使我不得不為中國慶，更不得不為中國之藝壇慶。

然而偶或躡進一個類此的會場中去瞻仰一下，真有驚喜參半，啼笑皆非之感。驚喜者，每幅作品都出於鼎鼎大名的文人畫士的大手筆，如小李將軍的金碧山水，吳道子的神仙，趙子昂的馬，管夫人的竹，米襄陽的烟嵐潑墨，倪高士的秋山疎林，幾乎比比皆是，更奇的有時竟有張飛的狂草，關夫子的竹石，岳武穆的堂對，董小宛的自畫像……真使人如隨五里霧中，嘖嘖稱奇不止，何以歷代藝壇之盟主，與夫古今的英雄美人的大手筆都能彙集一堂，若三國志內之「羣英會」然。但是設或將每幅作品詳細審視一下，則不但筆意稚嫩，且設色庸俗，除掉這張畫，像在灶間裏懸掛過一年半載，給燻得烏烟瘴氣，算是平添些「古意」以外，我竟不知有何一筆處能夢見古人，如果說這些作品，真是出之於歷代藝人的手中，則真該欲哭無淚，欲笑不得矣。至此始悟若輩展覽會的性質，大都掛羊頭，賣狗肉，驅驅圖五洋，做投機，而自命「風雅」的暴發戶而已。然則此種變相的騙局，豈止擲筆三歎乎。

關於運動會

舊小說裏，常有所謂「書生之流」，不但養着十指尖尖的指甲，並且在繫於後腰的絲絛中間，懸着一個類似女人所掛的環珮之類的東西，稱為「穩步」。要是行路稍快，那末這個東西，就會在這書生的臀部亂打。牠的意思，就是提醒這書生走路時應該是慢慢地，踱着斯斯文文的方步；不然的話，就不但不配為「書生」，而且是一個粗魯的匹夫了。

於是幾千年來，我們的「書生」，就這樣一貫地養着長指甲，踱着方步，不覺就這麼過了十幾個世紀。果然是出了好多「狀元」，但不幸想不到也弄出

了無數的「東亞病夫」。

其實，我們中國的讀書人，本來是可以不一定做文弱書生的。孔子之教，首重「六藝」。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射御兩項，就是習武的意思。所以在孔子心目中的讀書人，決不是瘦骨嶙嶙，鵝行鴨步的迂儒；而是英俊的，健全的青年。但是後來因為帝王偏狹，「天子」為自己的萬世基業打算，於是想出了「科舉」，想出了「八股」，歌頌着「十年窗下無人聞，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口號，夢想着別人就不至再來搶奪他們的天下。因為這層關係，所以就不會再有我們原來的青年的出現了。

然現在則是有學校，又有了專門的體育課程，又時常開運動會；情形大大的不同。這當然是可以慶幸的，但這次我目睹着一個運動會的情形，略有感到數則，應該提出來一談：

一，運會揭幕的一星期前，在體育場上，沒有一個人，在練習田賽或徑賽，

空蕩蕩地，祇有麻雀在散步。到開會的前兩日，場上忽然有人在練習了，而且很起勁；軍動會閉幕的第二天我恰巧又走過省體育場，進去一望，又是空蕩蕩地祇有麻雀在散步了。

二，我曾看見幾個得到冠軍或亞軍的健兒們，一出會場就跳上黃包車。彷彿自己的腿是只應該在運動會內應用的。

三，有許多女選手，穿着運動衫褲，背上扣着號碼，腳上套着跑鞋，在大街上成羣結隊，嘻嘻哈哈的招搖過市，大街既非運動場，何不易裝而出？爲什麼一定要穿了運動衣而滿街飛？真的是連換一件衣服的時間也沒有了嗎？

這許多事情，完全說明着有一班人是爲運動會而運動的。目的無非是應景兒，出風頭，招搖一番而已。

我們即使不用「富國強民」的大題目來說，在小焉者的立場上，我們也應說明白運動是爲自己而運動的，若是爲開運動會而運動，真是太勞民傷財了。

女浴室及其他

說不出什麼理由：我總覺得一個人的心，老沒有一刻肯寧靜得如白紙的時候，總有許多紊亂的思緒，相間的在心底相互的起伏着，因此即使是睡着的時候也會有夢的。然而，這也許人之所以爲人的緣故吧？譬如就拿今天洗浴這一回事吧來說吧，雖是不值一談的，但是也可以證明我是時常有許多默想的。

我今天去洗澡的那個澡堂，是一個由女浴室而才改變不久的男浴室，在過去幾年裏，我祇有在門口走過的福份。如果，我不是瘋子，我想我是決不敢英勇的去推動那扇門的。但是，每當看見一兩個嬌嬌滴滴的小姑娘跑出來的時候

，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好地方，不想現在一變而爲男浴室，於是焉，禁宮大開，今天閒得無聊，我跑到那浴室裏去洗澡。但是，一進門以後心裏就覺得有些異樣，好像並不是單純的進去洗澡的樣子，等到我坐定一想，總不外因爲在以前這是個「女子洗澡的地方」。

後來我臥在皓白的磁浴缸裏給溫熱的水一浸，更懶洋洋地躺着遐想得不肯起來，腦子不時的浮起一個個白嫩的少女肉體。當我想到此刻在洗着的浴缸，是曾經給千百個少女洗過不少的胭脂殘粉的時候，似乎覺得水也特別的溫暖了，浴缸也不因硬礪礪而不可親近了，鼻中也似乎有些蘭麝之香起來，這雖然是件想入非非的事，也許有人要罵我色情狂，然而我不是道學先生，說實話，我當時的確會想到這些無謂的胡思亂想。

其實這種想入非非的傻想，也是有理由的；我之所以如此的胡思亂想者，就因爲知道這浴室本身的歷史。如果要是一個陌陌生生的外埠人，偶然地到這

浴室去洗一次澡，他的感覺，一定和普通的浴室一樣。但是，要是我能告訴了他這浴室的歷史，他也許會和我同樣地引起一種非非的想念。

因此，從這一點推想起來，使我想到了所謂「憑弔」之類，性質是完全一樣的。

譬如同樣是一塊石頭，祇要有人告訴你這是一塊「試劍石」，當初劉備和孫權拿來預卜自己的國運的，你就會特別留心一下。雖則明知這一塊石頭與別一塊石頭同樣是一塊毫無所知的石頭而已。又如跑到西湖邊，去訪蘇小小墓。那時你也許會興起「油碧香車今何在」之感。其實白楊蕭蕭，荒塚壘壘。天下的坟墓遍地皆是，蘇小小的坟墓也必是個土饅頭。我們對於成千累萬的坟墓却均是無所感，就因為蘇小小墓可以引起你一個美麗的故事而已。再說歷代的畫家很多，然而每當開展覽會的時候，唐伯虎的畫幅面前，站着欣賞的人，總比看另一張畫的人來得多，其實有很多比唐伯虎畫得更好的畫家，但是因為沒

有供人回憶的故事，於是就祇讓少數畫畫的知道了；而唐伯虎却因為有「三笑」這一段民間故事的號召力，他的大名幾乎婦孺皆知了。用幾百斤鋼鐵來製成一個跪在岳飛墓前的秦檜，我們就會對牠引起無限的卑視與憤怒，但是，假定就拿這許多鋼鐵來製成岳武穆的神像，就會引起無數人的崇敬了。再反之，假如牠依然是塊毫不製成什麼的鐵，牠將便無所留戀了。

於此，我想不論是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頂好能製造出一段，可供足資嚮往的故事纔好。

讀書的習慣

這幾天清早，新來的小丫頭爲我整理床褥的時候，每見我床角間許多縱橫仰閣的書本，總是喜歡好意的把這許多書，疊得整整齊齊的，放到桌子上去。然而這種好意，反使我覺得討厭，因爲，我有我的任心與習慣，我不願意任何人來任意的翻動我任何一本書的，十多年來，我已樂於此種與書同眠的床鋪。一旦整理得非凡的明潔，反增添了我極度的不安。

在床上看書的人，我想讀書人中，十有八九是有這種習慣。縱然有許多人，在說不衛生，容易神經衰弱或近視眼，但是依然仍是言者自言，讀者自讀。我

的舅父就是一個例子，他是個飽學之士，一生的心血，祇在這近萬卷的書籍上，今年快七十了，還是喜歡眯着老花眼睛在看書。在床上看書，當然亦是他的習慣之一，近來他家裏沒有了電燈，但是他仍舊點了蠟燭在床沿上看書，家中的後輩，鑒於他的年齡，恐生火警，所以幾乎是強迫式的，一待他吃過晚餐睡到床上以後，就將蠟燭拿走了；然而舅父還是拗不住自己的興趣，有時會私下設法得一兩枝殘燭，一俟夜深人靜，瞞着家人，仍舊悄悄地偷看，後來家人中發現以後，不但留意他蠟燭的有無藏着，並且爲着預防惹火的關係，連蚊帳也爲他取掉了，可是從舅父的習慣來說，究竟還是對他一種「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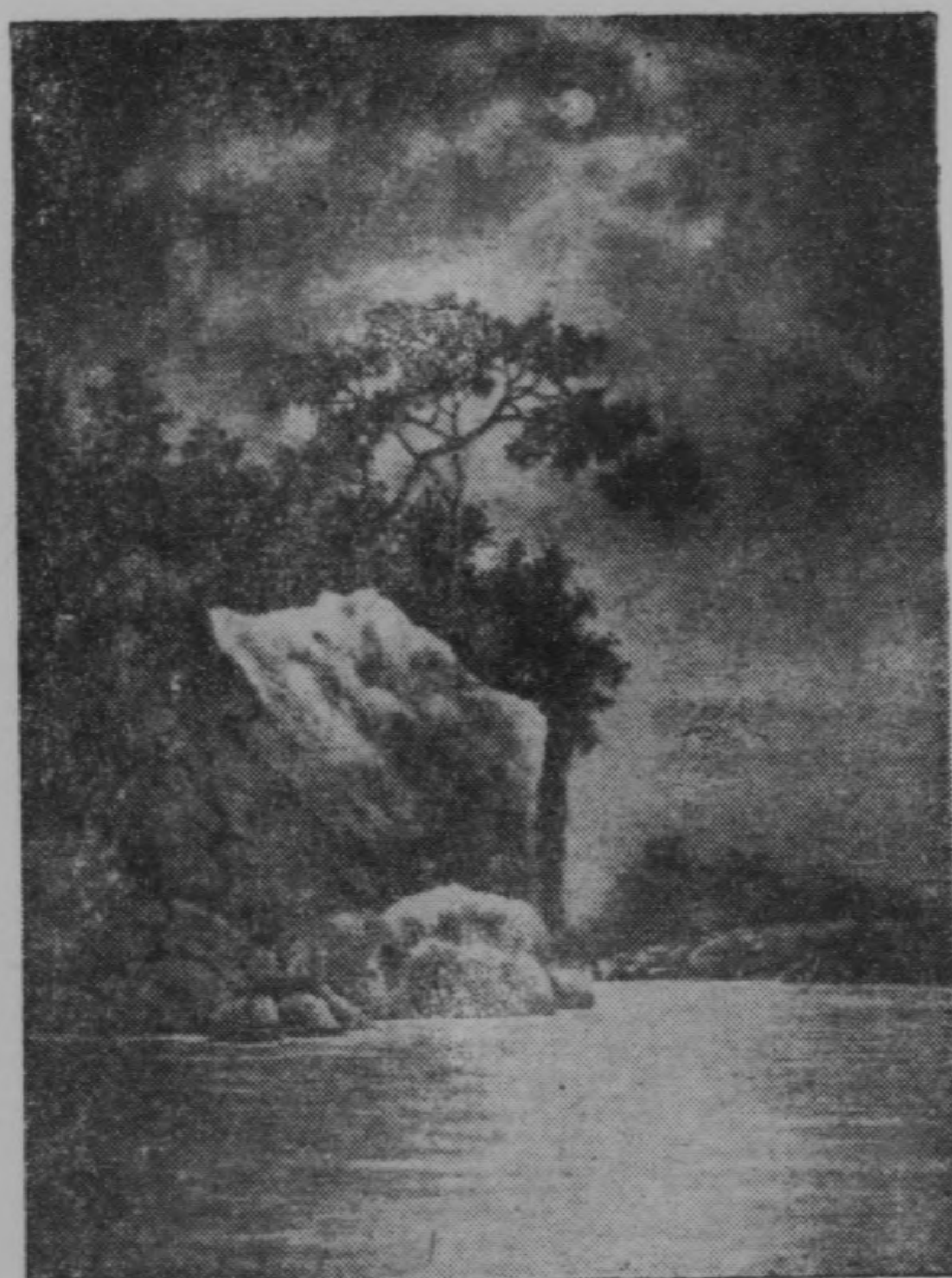
不過，我在床上所翻閱的書籍的性質，無形中亦似乎有些範圍，此時所翻閱的大都是頗足解頤的雜誌或小說之類，較「嚴肅性」一點的，大部份還是在白天看。並且我讀書的態度也很蕪雜，從非常嚴肅的到非常猥褻的，我幾乎都要抓過來看看。大約在讀些古籍或畫譜碑帖等冊子的時候，喜歡獨自靜靜地關

在書室內，正襟危坐，甚至在素瓷的小香爐內，焚上一爐好香，然而再逐漸翻讀，縱然有些疑慮之處，不妨不求甚解。但此時自有一種「若與古人相晤對」的情趣。在床上或晚間所看的，我剛才說過，幾乎全是趣味性的，或甚至猥褻的；有時看到動人情懷之處，也不妨隨書中人作一次「非非之想」，或竟是連一個荒唐的夢亦可以。有人說：「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我覺得此語頗有理由。至於讀詩集，不論是新的或舊的，最適宜讀的環境，還是在有一兩樣可口的菜肴，與一壺香冽的「竹葉青」之時，一面吃吃酒，一面吃吃菜，一面再曼聲低誦集中的詩句，頗有一種「恬然自適」之感。

可惜近來的書價，騰貴到一日千里之勢，因此這幾年我購進的新書很少，往往是重翻舊書來讀，曾記某書上說：「讀已見書，如遇故人；讀未見書，如逢良友」，如此說來，我的翻舊書讀，也即就是與故友叙叙舊情，總算聊勝於無而已。

三 輯 三 第 三

波 素 月 寒



繪 其 九

釣

自己是一個喜歡信筆塗鴉的人，時常也偶或描寫幾幅「山水」之類的國畫，有時固然是應友好的請託，有時也借此排遣長日的無聊。由於傳統習慣之使然，有無意中，在平草淺涯之間，添上個垂釣的漁翁，或在殘堤衰柳裏，隱隱地維繫着舴艋似底漁舟，一方面好似可無負於紙上河山，不致沒有人欣賞，一方面又好似在靜謐的無情木石間，增了無限「動」的生趣。因此在畫面上也時常題到「寒江獨釣」，「我本煙波一釣徒」等的句子。高興起來還可鈔幾首唐詩如：「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教一夜風吹去，祇在蘆花淺水

邊」。如是者，不勝枚舉，所以我時常有一個在當時不能算太奢的夢——一個垂釣者。

前年，返故鄉，泛舟鵝湖，時常看見荻葦深處，一葉小艇，上面端坐着鬢斑衰翁，靜靜地垂綸獨釣，一兩片落葉浮漾在水面，幾隻瑩白的水鷗，飛繞在船舷，這種境地不由人不喜愛。可以說是一幅構圖最完美的畫幅，一首音韻情緒頂充實的詩篇：走遍大港小灣，看盡秋月春花，簡直是詩的生活，詩的人生。在此時，由於太羨慕漁人的關係，我所冥想著「垂釣者」的夢境，又在胸際蠢動。

然而，夢將永恆是夢，在這種烽火處處，火藥味迷佈着人間的時候，何處再有淨土，可供給自己寄跡於山野林泉之間去傲嘯風月，度着「釣隱」的生活。即使嚴子陵先生至今安然無恙，恐怕也不能高坐七里隴垂釣遺興了。時至今日，即要求次一步「門無剝啄，閉戶讀書」的環境，亦不易多得，進而欲求釣隱的

生活」，要算是種奢望了。於是，一種「生不逢辰」的意念，又會驀然地潛上心頭，如果歲月可以倒流，那末我簡直不願托生於科學倡明的二十世紀時代——我該說，我有一種固執的成見，我喜歡古代的一種靜謐的氣氛，與夫一種古樸的幽情；我總覺得現時代的人們都是太匆促，太在利慾的圈子裏，忙得透不過氣來。但是命運偏偏注定你降生在這一階段裏的天下，真是那裏說起？牠叫你在白熱化的生活裏煎傲，火藥味的人間逗留，使你不能不懊悔這一次的「誕生」。

前月，偶在一家百貨公司裏，購得日本式漁具一付，當時因為袋內適略有「餘資」，且數元軍票，亦不過昂，而最大原因，實由於興趣的引誘，買回以後，本就想到附近河邊去體驗一下「釣魚」的樂趣，但是生活的鞭子，使你認承時間不是自己的，即或有些閑空，也是屬於「零碎」的，而不是「整個」的，瑣瑣屑屑的事情，總是牽纏着身子，由此觀之，一個人要做一個「閑人」，

實在要一點福份，芸芸衆生，總難逃「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公例，在生活的激流裏浮沉，掙扎，卽或偶有所成，可以退而閑居時，亦恐已老之將至矣；何況我儕亦未必能斷定在「老之將至」之時，是否能退而閑居呢？

前天，機緣湊巧，偶得餘閑，於是乘晨光微熹，攜竿而出，迎面曉風，既澄鮮，又清涼，身體似乎會有種輕飄飄的模樣，薄霧籠街，像蒙着層輕紗，人影子一恍惚的似分明，又似模糊，隱約得有一種夢的感覺。平時出門較遲，耳目所染，總覺得煩膩得可厭，並且總給「名利」壓得重重的，匆匆的。所以卽使自己不去釣魚也好，祇要這樣閑閑地攜着釣竿，在靜穆的曉色裏漫步一會，也是值得使人留戀與低徊的。

我最喜這城邑的南郊，故而那天就漸漸地又走到這地方來了。草徑上昨宵的殘露，還晶瑩地閃着一層水色，阡陌間已不見金黃的麥穗，換上了寸來長的綠秧，疏疏落落插在水泥裏，遠眺村落，更覺空濛，清曠。靠近木杏村的後

面，有一條河浜，上面架一頂小橋，橋墩下有一隻極小的茅庵，大概不見得進深，然而從兩旁短垣裏却參出無數古木，枒杈蔽天，樹幹上綠沉沉地遍生青苔，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沉，這時適有一陣子木魚聲隨着隱隱地檀香氣，飄送到戶外來，明明是茅庵的師太在上着晨課，然而却把我這塵俗滿身的人呆呆地默住了，我環視四顧，幾乎想脫口說一聲「好」。走上石階，見庵門的戶口牌上標着「華月」兩字，我很想走上去輕叩雙扉，但是總覺得太冒昧了。大約這位師太早已飽經憂患，故而肯甘心潛居在這蕭索的荒邱，與草木同腐了。

庵前有一亂石砌成的河灘，屈折地伸展在小溪上，我拾級而下，揀一塊光潔的石級，將口袋裏的一幅素絹，輕輕地鋪在上面，把身體坐將下來，拿釣竿的絲給整理一下，裝上餌物，輕悄地拋入平靜的河水裏，漾起一泓漪漣，一圈圈的微波，替河面上平白地增添了無限笑痕，這微笑，也喚起了我心的微笑。

對岸是幾楹茅屋的後牆，有三四枝榴樹，已經滿着火紅的榴花，從短籬內

一直伸展到河面上來，河裏因此也一閃閃地反映出許多紅艷艷的影子，夾雜在兩三堆飄浮的綠藻之間，分外對比得好看。「五月榴花照眼明」，古人真不欺我也。一羣鵝漸漸地遊近河灘，似何不大畏生人，很舒適而隨便的攆到水下去找尋食料，有時會振着翅膀，拍拍地激動得浪花四濺，伸着長頸，瞻望碧天，像紳士般的有一種說不出的高昂體態。除了布穀鳥偶自林間發出一兩聲清脆的聲息之外，整個的宇宙寧靜得幾乎可以聽得見微風的流動。即使自己有滿肚皮的功利心，滿身體的塵俗氣，到此幽境也會有一種富貴浮雲的感覺，而體驗出寧靜淡泊的妙處來。靜對着浮在水面上朱紅色的浮子，可以遐思，可以冥想，不留絲毫名利的渣滓，可以說是「還我童心」最好的地方。所以，與其說垂釣的樂趣是爲幾尾鮮魚，無寧說是爲垂釣時的那種閑閑的情趣。

當浮子向下一沉的時候，隨手將釣竿往上一挑，已有一條三寸來長鮮魚，掛在釣絲上面，拋到自己身坐的石級旁，還不住翻騰跳躍，想躲避此次不幸的

遭遇，然而當牠給我緊握在掌中放進身旁的魚罩裏時，已決定牠今生的命運了。

閉想裏，時間的過去是不覺的，過不一會，筐中已得四五尾，覺得很高興，因為將自己釣來的鮮魚帶回家去，作為佐酒的菜肴，較化錢買來的不同，至少當執杯在手時，還可回憶一下垂釣時的情趣，而這種情趣，決不能是以金錢來交換的。

大約在灘上坐了三個多鐘頭，兩足似乎有些麻木，於是站起身來，整了整衣襟，攜了釣魚竿魚筐，走上石階，沿着村內的泥徑，緩緩地信步歸去。是時，田野裏已不是來時的岑寂，三五農夫，牽着水牛都下田了，河浜裏也響起了轆轤的水車，這半天，對已對人，雖沒有做出什麼有意思的工作，但是塵俗的身心，在這澄鮮的境地裏，洗滌一次，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可是偶俯首見筐中的幾尾鮮魚，尚在那裏掙扎着，似乎還想擺脫這惡劣的命運。這幾尾小魚蠢笨

的舉動，却引起我不少的憐憫與感慨。

本來，卽以我們身爲萬物之靈的「人」來講，亦何嘗能逃避「名利」的香餌，我固歎息幾尾鮮魚的蠢笨與不智，然而妄知自己亦非一條挺大的傻魚乎？

雨

此時，窗外正在下着細雨，我獨坐在斗室裏，捧着一盞清茶，闔上眼，靜聆室外的雨聲，胸中便似乎蕭然起來了。

由於雨聲，於是想到人們對於「雨」的印象。人們往往因爲一時遭際境遇的不同，對於「雨」，也就分出好惡來，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自己若是一個終年在異鄉的遊子，偶然又生着一點小病，那時躺在床上，聽窗外的雨聲，悵望雲山千重，就不免引起無限的鄉思來。李後主詞：「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向食歡……」可

爲代表。

要是自己是一個遠盼征夫的少婦，中夜孤眠，枕冷被單，臥聽窗外「雨」聲，也會覺得太使人淒涼了。就未免要「堦前雨，枕上淚，隔個窗兒滴到明」。

再要是自己一個命途坎坷，浮萍飄泊似的流浪人，正在長途中僕僕風塵，中途適又遭了風雨的欺凌，於是即使那是最值得使人留戀的地方，也變成頹廢無聊的情懷了。曼殊上人詩云：「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閭門」即是。縱有「三生花草夢蘇州」的吳王台畔，也不會再提起清興了。

因此，我們要是老是以淒傷的情懷去聽雨，賞雨，那是會更淒傷的；要是我們另以喜悅的情懷去聽雨，賞雨，那末會又是更喜悅的。東坡老人曾有「喜雨亭記」之作，而知堂翁又顏其廬曰「苦雨齋」。若以「雨」喻「酒」，是非常恰當的，愁人飲之，可痛哭流涕，快人飲之，可歡笑若狂。

所以，我想「雨」倒並不是頂討厭的東西，尤其是那種下雨的情趣——那種迷濛的，給淡煙輕霧籠着的人間，即使平時最習見的一景一物，也會發現極清鮮的感覺。

十年前的春天，我在杭州，適逢細雨迷濛，一個人徘徊在湖濱公園裏，遠望天竺諸山，山尖爲藍灰色的溼雲所環繞，西子湖中，更煙水迷離，小艇時隱時現，春雨點點，洒入湖心，漾起一串串地漪漣，雖已悠悠十載。此景始終未爲時間磨滅。

廿五年秋，到琴川去寫生，竹杖芒鞋，攜畫箱，同幾個朋友在雨裏翻劍門，上祖師山，雲海環抱山腰，老樹枯幹都浸在白漫漫的煙霧中，不到此處，真不能領悟「山色空濛雨亦奇」之句。

並且下雨與季節也很有關係：就以春雨來說吧，它時常是一種很輕淡的雨絲，我時常喜歡在這種雨天行走，雨珠洒上我的頭髮，我的容顏，我的飄拂的

衣襟，那時臉上的感覺是又沁涼，又愉快，（在朋友中，烟帆兄也有這種癖好，他時常喜歡在雨天獨行。）假使是在「寒食」附近，踏青遇雨，那麼你祇要默誦着千家詩中最熟悉的一首：「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就會覺得有些意思起來了。或者是春霄，深晚不寐，聽雨待明，也是很有味的，如「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你說，你覺得春雨是可愛的麼？

夏天的急雨是壯美的，在未下時，已似乎天地變色，山河動搖，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是最確切的寫景。降下時，則洋洋洒洒，又如金戈鐵馬，雖關西大漢，鐵背銅琶，唱大江東去，恐尚不及其萬一。

秋雨好像有些淒涼味，其實這也是一種心理感覺而已；大概盛夏已逝，秋涼又至，一動一靜，於是「秋雨」就會引人到悲處着想，所以秋瑾女士有「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嘆，其實這也是秋女士臨刑前，眼見得自己「此身已矣，國

將何之」？再目睹斜風細雨，於是纔會吟出此傷時之句的。

冬天氣候乾燥，雨水不多，有之，亦惟代之以雪，故人類對於「冬雨」的
感覺是很淡薄的。

再有，「聽雨」的趣味，亦不亞於「賞雨」，有時或竟過之。「雨打芭蕉」，就是一種天籟的音節。所以賈寶玉亦因喜歡「留得殘荷聽雨聲」之句，使大觀園的敗荷，不致羅劫。不過，我以為聽雨最理想的境界，應是駛小艇，繫楊柳岸下，靜臥舟中，不必看煙雨水村，已有一種荒寒之趣，所謂：「臥聽瀟瀟雨打篷」，彷彿似之。

咖
啡

我是愛喝咖啡的，雖然牠不能跟我飲茶的次數相比較，並且可以肯定的說，永遠不會追上我飲茶的次數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我飲茶比喝咖啡來得喜歡；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的關係，由於傳統的習慣，我吃茶的機會總比喝咖啡的機會來得多一點而已；所以咖啡與我，實在是一種不太深的癖好。

同時，我不單是愛喝咖啡，並且還愛煎煮咖啡。頂好是在吃過晚餐以後，在自己的房間裏悠閒的吸上幾口板煙；然後有條不紊的整理好煎煮器具，插上撲落，一面躺在沙發裏讀些愛讀的書，一面再偶或投上一兩眼電灶上的咖啡壺

是否在冒着水蒸氣。此時，可把白天的瑣事暫時擱置在旁邊，讓腦子明潔得像一張白紙，心的深處僅橫着一種不太急促的期待。

大概，這種意境，與古人的羹酒羹茗相似。所不同者以咖啡來替代香醪，以電爐來代替紅泥小火爐等而已。古人常說：「焚香掃地清閑課，羹茗澆花快活忙」爲浮生之樂，故羹咖啡亦自有其閑逸的趣味。

再從咖啡的本身來說，其實也足夠人喜愛的。第一就是杯子尚未到嘴以前的那一種深深的焦香味，這是很足以使人迷戀；若與酒香茶香相較，則另有其獨特的風格。第二是舌上咂嚙出的那一種焦苦裏含有微甜的感覺，不是一塊吃得膩嘴的花生糖之類所可比擬，因爲咖啡的甜，不是一種單純的甜，而是一種有含蓄，有韻致的「甜」。

若以比喻來說：尤之一座給薄霧籠着的青山，一個披着輕紗的裸女，一泓倒影在池塘裏的樓台……所以從咖啡上所賦予我舌上的甜味是朦朧的，隱約的

，不是純粹的「甜」，也不是純粹的「苦」。

再從一種不是純粹的甜，也不是純粹的苦聯想上去，似乎啓示一個人的生，或象徵着宇宙所組成的「人間」。卽以我個人來講，二十餘年來，總像沉浸在不太甜也不太苦的「生之激流」裏打着洄漩；有時像有無垠的希望在向我要招手，有時也滿眼都是陰沉而帶死灰色的雲曇；哀樂交縈，無復已時。像許多古典的，爵士的，樂曲之聯續，輕快而含有熱帶味的旋律纔過，繼之又是哀愁的，曳長的，紫色味的節奏了。如是者，無窮的樂調，一直演到最後的安息。生時的哀樂，就等於苦甜相兼的咖啡味，生命的末端，祇有一具腐朽的枯骨，而咖啡壺底的盡處，也僅留下些苦澀的渣滓而已。

再正視一下人間，歷史的巨步有時跳到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有時又踱到遍地烽煙的離亂時代。英雄主義的拿破崙，有着統治世界的野心，終於在荒僻的小島上，隨着他衰弱的身軀一同死去。而烏托邦主義者的理想世界，也恐終

是一縷飄渺的夢痕而已。時間是殘酷的，歷史決不會成一張白紙。

於此，所以每當一盞咖啡，盛放在我的面前，常常會溫暖起我許多龐雜的思念的。

春

縱然說，春天已發揮了牠極度的絢爛，但是我對於那些所謂的「季節之感」，近來總有些漠然的樣子。

前兩天在茶館裏，王予兄問我：「有沒有春天的感覺？」，當時我的答語是：「似乎有一點」。其實，要不是王予兄的提醒，我是壓根兒沒有想到「春天」。事實上，「春天」有時也頗似一個吝嗇的人，牠決不肯很隨便的分潤一些細微的「春的氣息」，給我們這一班每天蹲在茶鋪子裏的人。

不過，這實在是一種隱憂，至少，牠在說明我的衰老。但是，我不能過度

的譴責着「春天」，因為在屬於逝去的年華裏，牠確曾給予我過多的愛，過多的光，與過多的荒唐的夢。在這許多日子裏，我每每地度着成串的不寐之夜，我那時愛流多感的熱淚，我愛讀頌揚着春的詩篇。然而，這許多年，究竟是遠了，淡了。

我毋須再照鏡子，我祇要用我胸中久成止水的情懷，早證明「春天」已伸展着她的白翅，飛到另一個有着「年青的心」的人之身旁。

在以前，我頂恨中年人庸俗的談吐，因為在他們的言詞裏，祇有如何可以發財？如何可以找一個優缺等類的談話，我覺得這種談話，同老年人的嘮叨，都是一樣的可厭的，我亦曾思忖過：「我以後總不致流入這庸俗的途徑吧？」然而時間究竟是殘酷的，想不到對「春天」的感覺，我竟會如此的淡漠。近來是沒有愛，沒有光，更沒有荒唐的夢。

說實話，爲着自己的窮，我也確曾時時在轉着如何發財的念頭，看到朋友

混到一個較好的差使時，我也覺得有些羨慕的樣子。我想我畢竟是庸俗的，我將依舊走到我所認為庸俗的中年人的路上。

照如此下去，恐怕不待我牙齒的落盡，我早學會了「老年人的叨嘮」了。

貓，雞，犬

記得曾在某一本畫刊裏，見過張攝影，圖爲一個冬日的庭院，有一個老翁，坐在矮竹椅上籠袖曝日，心平氣和的看着一羣小雞們的啾啾爭食，陽光正照在老人的臉上，露着慈祥的笑容。這一幅畫中的情景，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情味。

就拿我自己的家裏來說吧，門前也養着幾種東西。每當日長晝永，身心鬆散的時候，看着這一羣小東西的無知的動作，真是長閑豫逸，溫雅和穆，情味也是言說不盡的。先說我的那隻老黑貓，因爲牠最近生產過，走路時很顯得蹣

蹣，常蹲在我們的腳邊，非常柔順的樣子，要是偶然去抓抓牠的頭頸，便半閉着眼，昂着頭，向你做出許多可愛而親暱的樣子來。還有那一隻小貓也是嬌憨得逗人喜愛的，一會兒奔，一會兒跳，不大想到休憩的時候，有時撲着母親的頭頸，蹣來蹣去，那老貓也故意把自己的尾巴一抖一抖地，引得小貓追個不停，一不留神，牠就會跳到石井欄上，照着自己的影子，「呼呼」的發着小性子，渾然不知自己的身臨險地，我着實替他担心。弟弟歡喜把一塊小硬紙板開一個洞，套在牠的頭頸裏，像「蘇三起解」裏的模樣，弄得這小東西一直不停的用腳爪抓着小腦袋，連連的抓着，自驚自跳，真使人忍俊不禁。

雞也是很可愛的，現在我窗外的庭心裏，就有牠們在散步，一羣小雞們，緊緊地隨着那隻老的覓食學步，看牠們勉強地伸着稚嫩的腳梗，心急匆忙，跌跌撞撞的，然而又是拼命地擠在母雞的身後的樣子，覺得非常好笑。還有那母雞隨時在「閣閣」地招呼孩子們吃東西的情態，你能因為牠們是畜生而下一句

卑詞嗎？那兩隻雄的，也似乎吃得很高興，撲一撲翅膀，昂起頭，挺起胸來便是一聲長鳴，然後再半側着冠，像是傾聽着甚麼；這一個姿態，我總是難忘，好像是「歌罷」的獨唱家，在謙虛地等着台下的掌聲。

我家還有一隻小狗，此刻却蹲在牆畔的柴窠裏，大概是躺中覺了。牠是我梅兒的恩物，長着一身潔白的長毛，非常可愛，半夜裏有什麼響動，牠總是嗥嗥地叫起來。可笑的是牠大便時的光景，先是東嗅西找的尋一塊牠認為是適宜的地方，然後繞着這一塊地方便不歇地打圈子，不管十圈至數十圈，直到興盡的時候，纔舉起臀部來「大便」，這種行為，人類實在想不通的。

我家裏養的東西不多，但祇是這幾樣，也足夠無聊時候的消遣了。

破
鞋

穿了一整天的皮鞋，又走了一整天的路，兩隻腳是夠累的了。於是一回到家裏，就想換上那雙每天穿着很舒適的絨拖鞋。可是越是心急，越是找不到；看看牀底下，沒有；看看櫥底下，沒有；再看看牆角落裏，也沒有。我想在一時之間要想找一件東西，往往是不可能的，還是換一雙旁的鞋子穿穿罷。

在堆置拾物的小房間裏，我打開了一隻老式的鞋桶，就在頂面上的取了一雙舊毛巾鞋，胡亂地往脚上一套，也就算了。在匆促的需要裏，我本不曾細看，可是一走幾步就覺得有點兩樣，原來是脚大鞋小，差不多有大半個脚跟不能

容納在鞋子裏，這樣一來，又不得不使我走在半途間停頓下來，就揀了一隻最近身旁的椅子坐下來，把那雙鞋子脫下來細看：

這是一雙深藍布的毛布底鞋，鞋跟和鞋頭面都破了，鞋底也磨蝕得很薄很扁。不像新的毛布底，有一種厚厚的感覺。這雙鞋子大概還是我十四五歲時所穿的，從鞋子破舊的程度看起來，很可以推想我那時步履的矯捷與魯莽，現在我所穿的任何一雙鞋子，即使最舊的也不致破得如此，「世故」已告訴我走路的時候，不該最有矯捷的，魯莽的步子了。但這還是種輕微的感喟，易使我想起的，還是手製這雙鞋子的人——我的母親。

母親死了已經快四年，在她墓木的四週的小柏樹，也長得像了個樣子。家中也不見有一個人提起她了，除了我住的小房間的床畔，還懸着她油畫的遺像外，這個家裏似乎跟本沒有她似的，即使說有她的影子，也祇是在我做兒子的中心了。本來，世界上失掉一個人，實在是件最平常的事，然而在爲兒子的失

掉一個母親，決不是這樣容易可以忘掉的。

母親生前，是以省儉著名的，從來不肯胡亂地爲自己添製一件新衣，或是買一樣沒有實用的東西，對於我的衣裳鞋襪，都是力求其寬大，以便我這個正在發育的孩子，可以多穿些時日，當時我何嘗能了解爲母者的苦心，時常因爲衣服寬大得太過份的原因，跟母親爭鬧一陣。

我父親是有些名士氣息的人，一擲千金，毫無吝色，誰都知道是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朋友很多，好的固然有，壞的也不少，東闖西玩一陣之後，總是父親破鈔時候居多，時常向他借錢的人不少，而借了錢不想還的人更不少。因爲父親是「有求必應」的緣故，所以親戚朋友們都說我父親比母親好。然而我且不管究竟是誰好，然而父親每年必須負債是事實，有一年連房子也幾乎要典押了，要不是我母親把歷年的積蓄，償還了這筆債務，我想，我現在不知住在什麼地方了。

母親一生吃虧的地方，是不會「交際」，那些太太們化錢的事，像打牌，聽書，燒香，吃素，念佛，她全不大相信。她的一生，是祇知道整天的招顧家，招顧孩子。她的一生是寂寞的，然而也是可敬的。在現在這時候，再要想尋出像她老人家那樣典型的女性，即使踏破鐵鞋，一時亦難易尋覓了。

我同弟弟的年齡差得很大，我幾乎是以一個獨生子的姿態，在她懷裏長大的，她對我的寵愛是不必說，每當我挾着書包跳跳蹦蹦回到家裏的時候，總見她倚着臨窗的桌子上，在爲我默默地縫補着我弄壞的衣衫和襪子，或是很費力地在做着我的鞋底。

我小時候最大的志願是長大了當兵。因爲每一個小孩子，都有着英雄夢的。可是這個志願，却時常使我的母親擔憂，因爲她恨打仗，也恨兵，她怕我將來學會殺人，也怕我將來給別人殺掉。她對我的希望是「做醫生」，但是我却很有些「遺憾」，因爲我始終沒有也沒想做個醫生。

後來我學「繪畫」了，母親雖然不贊成，但是也不反對。不過她不了解作畫人的情緒，她認為既然歡喜學畫，就該每天很機械的，勤勤懇懇的學畫，有一次我一時向她解釋不明白，憤怒起來就摔壞了一隻簇新的据木椅子，累她氣得哭了好一會。其實這是一種「盼子成名」的好心，爲着我一時的冒失，反而刺傷了母親的心。現在我有好幾個月沒有作畫了，有誰再來逼我走進畫室？卽或再有一隻簇新的据木椅子，我也沒有再摔壞牠的理由了。

自從母親死後的幾年，我怕看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因爲我妒忌她們健在。我更怕聽見同我彷彿年齡的人叫「媽媽」，這好像是在向我炫耀，又像是給我一種莫大的威脅，因爲我在這一生裏，我再沒有這個權利，再沒有這個福份，可以向一個人叫一聲「媽媽」。卽使說有，也祇是在深宵的夢中。

母親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死後是決不能發現她的片紙隻字，她所留下來的唯一的手澤，就祇有這幾雙穿不上的破鞋了。

當我現在重穿着這雙十數年前的破鞋子的時候，使我不由主的想起我的母親，也使我心中不由主的感到一種溫暖。

後 記

我是個太不知道自愛的人，不大留心時間的過去，這許多年來，對已對人我想不出一件事情，是值得自傲的，或甚至是可說的。即使有些可說的吧：也祇有畫過幾張畫，寫過幾篇文章，笑過，哭過，罵過人，也被人罵過而已。所以其實在是個太平凡的人。

這一本集子，就是出之於我的平凡之手，故而這裏面的許多文章，也是平凡得不能最平凡的了。然而，人總是自私的多，既然這本集子能夠出版，我一面固然有些忐忑，一面總究是很高興的。

本來這一本冊子，可以多收集一點文章進去，但是一面限於物質的條件不夠，一面又因爲以前所寫的東西，都因保存不妥，或是沒有底稿的緣故，均無法找到。現在結成集子的許多，都是恰巧在手邊的幾篇。這許多大都發表在早期國民新聞的「六藝版」，中華日報的「中華副刊」，（以及前期的「華風」），新中國報的「學藝」，新申報的「北斗」，「人間」，「上海藝術月刊」青年日報的「浪潮」，江蘇日報的「新地」等。

此書之成，應該感激的是易生，烟帆，志豪諸兄，以及始終了解我的父親，和爲我埋首抄寫的玉萍，因爲他們都是熱誠的給我以助力。

最後，還須謝謝胡蘭成先生的字，與黃覺寺先生的畫。

——三十三年，蒲節，於蘇州霜廬——

留 春 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付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八十五元

作者 尤 其

發行者 人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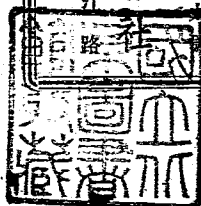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三十三號七〇一室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煦路六四一號

經銷處 中央書報

上海虹口虬江路



3 13 17

